



主编 / 唐朝晖 方达

男生左 女生右

成长读本

炫彩系 羽白派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男生左 女生右：羽白派/蒋峰等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1

（成长读本，炫彩系）

ISBN 7-5404-3434-1

I.男… II.蒋… III.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8685号

◎男生左 女生右·羽白派

◎作者=蒋峰等

◎责任编辑=陈新文 E-mail=qctwg@163.com

◎书装设计=小虫子+屁屁熊+左右+Artvi+粉红
→www.cocoed.com←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发行部电话：0731-5983020

邮购部电话：0731-598301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150,000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5404-3434-1/I·2141

定价/ 1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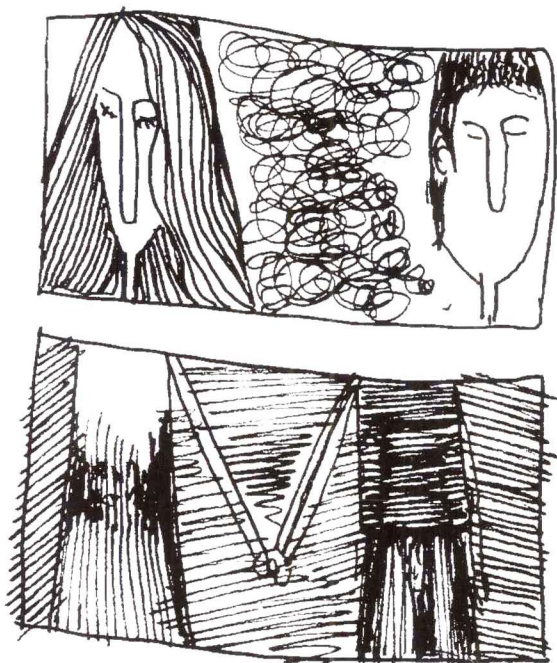
成长读本

炫彩系 羽白派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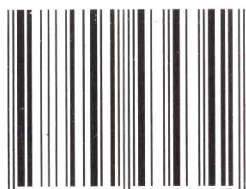
3000 最炫飞扬写手大本营

2005 骨灰级青春文学短篇集粹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爱会将我们分开” - 享受分离。

ISBN 7-5404-3434-1



9 787540 43434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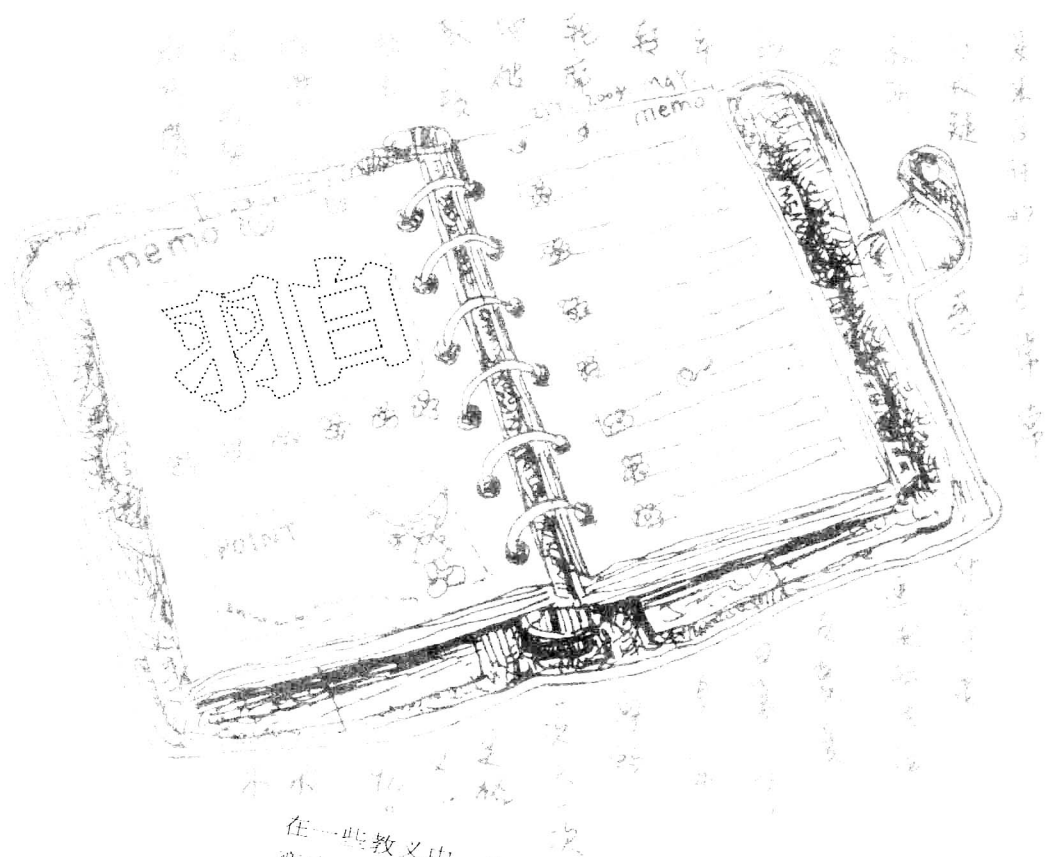
1 • 2141 定价: 15.00元

主编 / 唐朝晖 方达

男生左女生右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除非是国王，史诗中所有穿白衣服的人物，如果不是德洛伊祭司，那就是诗人，僧侣阶级的一员。



在一些教义中，白色是智慧的基本色，与世界同源，归宿是变成人。

在中古爱尔兰语里，“白色”和“神圣”是共用一个词。
在高卢语的形容词中，“白色”和“美丽”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男孩的一生

- 008 苏东亮退学 李傻傻
012 一个男孩的一生 阿赛
014 一个鞋匠的幸福 吴建雄
016 时光剪影 白雪
021 年前腊月 毕亮
026 楼下的猫 陈苏台
032 蒋小燕 陈振聪
037 另外一种沉重 程灵锟
040 温哥华de第一场雨水 迟岩
044 滑过二十年 董婷婷
048 风轻云淡的故事 杜斌



CONTENTS

十八岁的高三

- 052 十七岁故事 蒋峰
056 食堂里的青春 刘凌轩
060 夏小的地铁爱情 方婧
064 周五的电话 刘欢
066 像一场玩笑 冯元元
070 老幺的故事 茶毅斌
073 我的农村兄弟 黄继斌
077 四个同学 郑汶菲
083 暗飞的记忆 家英红
085 十八岁的高三 刘洋
089 装夜的瓶子 刘赞彤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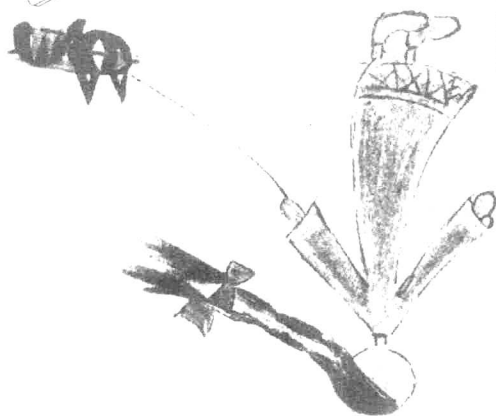
大学时期的爱情

- 093 背沙子的男孩 徐则臣
096 脸谱 徐则臣
099 电话 薛兆誉
101 终生美丽 李慧娟
105 隐士的消失 王奇一
109 大学时期的爱情 李金军
112 马鹿 李娟
116 关于村庄的记忆 左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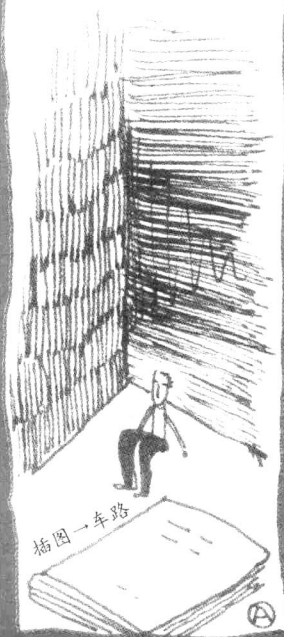
中文系的手语

- 121 10年我跟我最好的女朋友 邢娜
123 父亲说的话 哑孩子
125 中文系的手语 魏玉和
129 没有盐，日子也是香的 罗铨
134 有一种爱情，是伤害 鸟鸟艾
137 白色的打火机 刘脏
139 记忆碎片 吕游
143 退化 李学敏
145 我爱过我的老师 王莉
150 骑火车的人 微微妖
155 再给他一点时间 魏蛟

CONTENTS



一个男孩的一生



李傻傻，原名浦荔子，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80后著名写手。

苏东亮退学

008
+
井
左

黄河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度，流经榆林。众所周知，黄河中游泥沙翻滚，跟沸腾的黄泥汤相去甚近。可是在榆林，在上游，水面清浅，江水广阔，急浪里产上河鲤鱼。

苏东亮曾经向我表达过这个意思。他一定包含吹嘘的意思。虽然苏朦朦胧胧会游泳，虽然他确实在黄河里畅游，虽然苏嗓音如江声浩荡，眼神可是很怪的（他的眼白比较多，让我现在依稀想起岸边坚硬的石头）。黄河上游真的有那么清？他说得那么认真，我又有点不敢肯定了……

也不知道最近苏退学后在黄河上游干些什么。打电话已经转到联通自动秘书台。而他屡次提及的妹妹这样描述她哥哥的去向：我哥（2月）14号去学校了。这又让人们有点迷糊了，因为学校确实没有出现他。所以很可能他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至于到底还在不在黄河流域，我现在还不能妄下断语……后来，院里宣布他自动退学了，人们不免有一点点吃惊。

他的退学，和他退学之前的失踪有关。去年由秋转冬，寒蝉噪口的季节，他突然消失了一个月。消失之初，所有人都无动于衷。这种事，发生在任何年轻人身上，都很正常，更何况他从来就没有循规蹈矩的迹象。但是，意想不到的

一个男孩的



是，这普通的行为引发了一场变故。先是他家里人屡次打电话来找不到人，渐渐悟出大事不妙。

任何母亲都会为儿子大惊小怪。我们都知道纸包不住火的典故，遂将实情相告。接着，班干部顶不住了，报告了院上。惊动的人逐日增多，包括文学院，他爹妈，他妹妹，他叔叔等等。我们每晚的卧谈，也由指点女生，演变为讨论他的去向。但谁都清楚，我们一切的假设都只是猜测，苏究竟在哪里，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为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孙奇和唐明决定在西安搜寻一遍。由于苏东亮是玩游戏的好手，对帝国，对CS，对任何游戏都力求精通，所以他们搜寻的地点主要是网吧。不知为什么，竟然在一个叫新新人类的网吧找到了苏。

为什么要写这些，我也不太清楚。在我的家乡，湘西南的桃花坪，滩头竹林中的鸟叫声早上、中午、晚上各不相同。动物在杂树茅柴间出没。我是这中间最懒的一个。没有遇到严酷的生存逼迫，只要可以不做事就不做事。假如世间全是我这样的平庸之人，人类现在大概还摇着大尾巴，上窜下跳，在树上荡来荡去。当然也就没有苏了。而我和苏，曾经互相在学校笔直的路上不止一次走过，去上网，去吃饭，去学舞，或者去见某位让人激动的女网友。面对眼前的女生，我们各自坦言自己认为重要的体貌特征。我爱双腿及臀部，他更看重乳房。而后来有一天，他郑重地对我说，我觉得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一双修长的腿是十分重要的，关中女人的腿一般都比较短，不太好看。我们一致认为，这和兵马俑的体貌特征是一样的。我们用傻瓜机拍下搞怪或装酷的照片。我们看到照片上不穿衣服的苏，上下都很平坦。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似乎因为过于亲近而产生了误会，我们在渐渐疏远。我回忆来回忆去，事实都明摆着，在那段日子里，我喜欢苏东亮，他也喜欢我，在酒后这样说过，他以他的习惯，而我以我自己的脾气，虽然从未表明，但是

心里的想法，和他完全一样。后来的情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

前面说，苏自2002年9月28日起消失了一个月。这30天里，他就在新新人类呆着，玩CS，抽屉里该网吧几十张上机卡可作佐证。吃喝拉撒他应该是就地解决。等到重回西北大学，他只穿一件衬衣，已经瑟瑟发抖，身上的气味不可谓不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好像神经也出了点问题，也许是正逢换季，衣少天寒，冻的吧。

苏东亮刚回校，院上就得到了情报，并且马上召他去。人们劝苏东亮还是洗了澡再去，苏就依了他们。

刚刚洗完的苏眼神有点游移。嘴唇是白的，抖着说话。其实是灰白的，但是我们宿舍光线很暗，看上去就比较白一点。苏有点担心地说，我就这样穿着拖鞋去见王静波，恐怕不太好吧。人们热心地献计献策，我恰好有干净的冬袜，就借给他穿了。在那之前，我和他就已经不那么亲密了，但是我是想亲密点的。

王静波是院上党总支书记，这里略过不提。

如前所述，苏东亮神经也好像出了点问题。院上向其家长表示了某种意愿，不过不是因为苏神经有问题，而是因为苏

“有问题”。问题就在这“有问题”上。如果你非要问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人们就不得不说你这人有病了。我们害怕被说成有病，所以没有开口询问。



一个男孩的

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苏东亮缄默了。喝酒的时候，苏不再充当主将。这样喝起酒来，意思就少了很多。2002年11月11日我们宿舍三人共庆生为人21年，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几个女生面对她们不熟悉的情景和人物，不知所措。苏东亮作为6103宿舍的一个，把几个女生搞得不知所措。紧要关头，酒令起了作用，酒起了作用。我们猜拳，会玩复杂的就玩复杂的，不会的就玩老虎棒子鸡。输了自然是喝酒。喝酒、喝酒、喝酒。苏又一次晕乎了。

都说苏东亮每当醉酒，必话如泉涌，汩汩而出，最晚睡的人都睡了，他好像还没有疲倦。三年以来，我们已经记不清听了他多少醉话。他会一直醉到梦里，好像在说梦话，毕竟人都是会困的。以前他会说他妹妹古怪精灵、自己要当神木县县长、女生都是浅薄的、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买辆沙漠之王驰骋于毛乌素沙漠……我该怎么和你说呢，在深夜听一个人梦呓一般说真话类似于解剖活人，不是谁都受得了的。

相比而言，我更愿意面对他的清醒。在烟雾中他完全隐藏了自己的脆弱和孤单，言语风趣，幽默不露声色，变成万人迷，而且颇有豪侠之风。出外游玩，女生最爱和他分到一组。如果你和他相识，你就会习惯他手臂上举，直指苍穹，浩荡地背北岛的诗：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你就会看到，在人人有饭吃、个个无事做的中文系宿舍，他盘腿坐在床上，念道，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

申奥的那一年，是2002吗，我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那一年，苏骑了辆旧货市场买来的单车，后座上插了杆旗子，在一个清早，开始回陕北的家。后来的照片和他本人显示，他晒脱了一层皮，被毒日烧成了一截木炭。他骑了800里，具体的经历我并不熟悉，但是谁都可以看出，在沿路的照片上，他硬梆梆的脸上木炭火似的笑容越来越不真实。他真的在笑吗？他也许没有力气了。

阿赛,女,1981年10月出生于安徽。

一个男孩的一生

012

以
生
左

我挣够几千块钱的时候去看了我的孪生弟弟。车在去监狱的路上扬起漠漠的黄尘,我不知道他是否期待着我。他十四岁的时候因为玩电子游戏输光了学费,跑去抢女人脖子上的项链。法院给他定了个抢劫罪,十年有期。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又减了两年,今年就该出来了。成长中最重要的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只能说我感到很欣慰。我对他说,七月你就能出来了,你留了头发,一定很帅。他笑了,笑得很稚气。然后他慢慢地说,他呢,怎么没来。我没说话,我跟弟弟说了些别的话,把一叠新鲜的打印稿留给他,和往常一样,我坐着来时租的那辆车离开了监狱。

我曾以为我能想象弟弟的一生,就和千万个失足少年一样,年少的无知,十年的牢狱,我觉得他差不多完了。可是我发现我错了。人生是无法被想象和推测的。

第一次我带为家来看弟弟,弟弟对这个介入我生活的男人戒备地看着。因为同时,他也是个警察。我听见弟弟对为家说,你看过我姐写的那些文章吗。

一个男孩的

回去的路上为家握着我的手说，你还写东西吗？怎么不让我知道？可是为家还没来得及看完，就匆匆地离开了我。

在一次任务中他被安排在一堵断了的矮墙后面，行动时一颗子弹穿过墙体穿过他的肩头，这还不足以致命。但他向后倒向水库栽在一块尖锐的石头上，就这样仓促地死了。我看到他时他躺在窄窄的床上，和许多次睡觉一样平静安稳的姿势。血还不断地从头上的创口中流出来。我去摸他的钱夹。我知道里面放着我和他的合影，在墨蓝色洱海的岸边我们的头发都被风吹乱了。

我坐在车上回忆起这些并不遥远的旧事，我毫无理由去想象弟弟的未来。我不想陈述我和为家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十年来是我第一次带一个男人去见我弟，我想要他融入我的生活，可是，明天会发生什么，永远也没人知道。

一生

吴建雄，笔名beaidid，男，1984年7月出生福建，现居北京。

一个鞋匠的幸福

014
✦
中
左

也许是因为好奇，也许是想找个理由说服自己逃脱北京的生活，我突然想跑去成都见一个青睐于旗袍和绣花鞋的女孩子。出发前，一再想像对方的样子。后来决定要正式点，所谓正式，就是让自己看起来精神点。

从柜子里找出一双老皮鞋，款式还是我欣赏的，平头，软牛皮，上面有点发毛，有点粗犷，和简单的白衬衫配起来，会有一种绝美的反差，惟一的问题是鞋头破了，要补，就想起住所门口那个修鞋匠来了。

清晨早起，修鞋匠正开张。于是把手中的皮鞋给他，说，师傅，我这鞋子急用，能不能尽早帮我修好？老头笑，说拿来看看，然后说，只要十分钟就好了，这是小问题。

在他跟前坐下。现在是早上8点，北京的阳光从地平线斜过来，正好拂过老头的脸。老头的样子很专注。专注的男人是好看的，虽然他已经老了。我突然在想，他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修鞋子的？一年，两年，或者已经十年了。他的工具很少，一个木箱子，像孩提时玩的小抽屉，里面是童年的百宝箱；一张小木凳，小小的，恰到好处，刚好能支住他单薄的身体；我留意他的动作，

一个男孩的

把我的鞋头全拆了，然后重新缝线，上钉，用胶粘合，再补上一层皮革。所有工序结束，然后完成，交货。价格便宜，一元。我连说谢谢。老头看着我笑，

说下回有事再找我。

我拿着鞋，心满意足。一下子觉得空气都甜蜜起来。我又重新拥有一双我的鞋子。修补过的鞋子是新鞋子，是更加让你懂得珍惜的，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满足。突然想有一些人真的就是这样，在适当的时候，用简单的行为来解决你的当务之急。他们是何其可爱，就连眉毛鼻子也宛若童话里的精灵。就像这个修鞋匠，他只要一个木箱，一个板凳和一块黑板，在城市里穿行，边走边看，永远不会有太多的奢求，过得很平静，心态很好，像一个墨绿的信箱，你放它在墙根或树荫之下，就有人往里面投递信件，尽管每天它拥有的信件永远不会太多。它不会寂寞，不会奢望太多，它也不会没有意义，它能给两地的人感觉到思念的曼妙。

出发前，我把鞋子穿好，换上白衬衣。用柠檬味香皂洗脸，再把买来的苹果一个一个地洗好。抬头看见洗手间的镜子，里面有一个很干净很自然的微笑，不由想像朋友吃着苹果时的样子。天气如此美好。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简单却很丰足的小幸福。



一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